

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李 丹¹, 苏建军^{1,2}

(1.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2. 运城学院 经济管理系, 山西 运城 044000)

摘要: 基于 GIS 技术, 利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定量剖析了西部地区 A 级景区两个截面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属于集聚型, 整体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 具体表现为“四焦点、一团带”的结构; 西北地区景区空间分布凝聚性较强, 西南地区景区分布呈现“扎堆”特征, 不同等级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有所差异; 人口经济、旅游绩效、交通区位和地形地貌是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 提出完善 A 级景区开发建设设施与条件; 加强区域 A 级景区开发与合作, 实现互补效应; 建立区域特色 A 级景区品牌, 发挥引擎带动效应等建议。

关键词: 西部地区; A 级景区; 空间过程; 特征;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2023)03-0069-15

国家 A 级旅游景区作为衡量景区质量的重要标志, 其数量、规模、等级结构、分布格局、演变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情况^[1]。因此, A 级旅游景区的开发和运行已成为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但受区域内诸多因素的影响, A 级景区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复杂的分布差异^[2]。国内关于 A 级旅游景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旅游景区文化与资源分析^[3]、景观开发与保护^[5]以及产业配置^[6]等方面。近年来, 人们逐渐意识到旅游景区对经济发展的强力带动作用, 对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关注度上升, 特别是利用地理学领域研究方法深入探索景区的空间分布差异和结构特征。综观现有研究成果, 学者们研究尺度从行政区域, 如全国^[7-9]、区域^[10-13]、省域^[14-15]、市域^[16-18]到自然区划, 如流域^[19]均有涉及;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最邻近指数^[20]、地理集中度指

作者简介: 李丹 (1999—), 女, 陕西宝鸡人,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运行。

通信作者: 苏建军 (1975—), 男, 陕西扶风人, 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运城、技术评价、旅游电商。

数^[20]、基尼系数^[21]等方法;也有学者多维度揭示了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动态演变特征^[22-23]。梳理文献发现,多数文献从中微观尺度针对中部或东部旅游经济基础较好的省市展开研究,而对旅游景区较为丰富的西部地区关注度较低。景区选择多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或旅游发达地区的3A级以上优质景区^[24],对旅游发展较低水平区域的整体A级景区研究较少,也缺乏区域内对比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景区的空间结构分布规律、空间演化及可达性^[25],鲜有涉及影响因素分析。可见,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律仍是重要课题。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西部地区已成为沟通东部地区和中亚国家的重要纽带,由最初的封闭边塞一跃为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这为西部地区A级景区空间合理布局与优化提出了新要求。以A级景区为核心的“西北大环线”“川藏线”等旅游产品的热潮出现,预示着A级景区已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的核心主体。然而,西部地区地理与人文条件、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参差不齐,域内A级景区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发展方式粗放,引擎作用的发挥不够突出。因此,本文通过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深入分析西部地区A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背后的影响因素,为西部A级景区制定差异化高质量开发策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 研究区概况

西部地区包括十二个省域单元,即西南六省区市(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北六省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土地面积678.1589万km²,占全国总面积的70.6%。西部地区因其面积广阔,经纬度跨度大,域内的西北和西南单元在地形、水系和气候等多方面均有较大差异。西北地区从东到西的自然景观类型有黄土高原、荒漠草原、戈壁荒漠;河流和湖泊较少,多为内流河湖,干旱是本区域的主要自然特征。西南地区大江大河较多,湖泊主要为高原湖泊,气候类型由海洋气候到季风气候,再到湿润气候以及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原气候,形成了独特的植被分布格局。总体而言,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类型多样、数量大、质量高,具有资源类型全面、特色突出与垄断性强、自然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突出特点。2020年西部地区拥有A级景区4625个,其中:西北地区是2008个,占比为43.4%;西南地区是2617个,占比为56.6%。5A级至1A级景区分别是99个、1470个、2343个、677个和36个,3A级景区数量占主体地位,分别是数量较少的1A级和5A级景区的65倍和23倍,A级景区数量呈现出典

型的“橄榄球型”结构。

(二) 研究方法

1. 最邻近指数 (NNI)

最邻近指数 (NNI) 是将区域中点的分布与基于相同区域中点的理论意义的随机分布相比较。A 级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主要包括三类: 随机类型 (random)、均匀型 (dispersed) 以及凝聚类型 (clustered)。计算公式如下:

$$R = \frac{r}{r_E} \quad (1)$$

$$r_E = \frac{1}{2\sqrt{\frac{n}{s}}} \quad (2)$$

式(1)及式(2)中: R 表示最邻近指数, r_E 表示计算的各景区之间最近距离, n 是景区数量, r 表示实际测量的各景区最近距离, s 是景区所在区域面积。 $R < 1$, 表示区域内旅游景区为聚集分布类型; $R = 1$, 表示区域内旅游景区为随机分布; $R > 1$, 表示区域内旅游景区为均衡分布类型。 R 数值越小, 集聚程度越高; 反之, 亦然。

2. 基尼系数 (Gini)

基尼系数是用来判别空间分布要素均衡程度的常见方法, 是地理学中处理离散空间要素分布情况的重要指标^[26]。基尼系数取值范围为 $[0, 1]$, 系数越接近 1, 说明空间要素集中程度越显著。利用基尼系数测算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Gini = \frac{H}{H_m} \quad (3)$$

$$H = - \sum_{i=1}^n p_i \ln p_i \quad (4)$$

$$H_m = \ln N \quad (5)$$

$$C = 1 - Gini \quad (6)$$

式(3)至式(6)中: p_i 表示各分区的景区数量占总区域景区数量的比重, N 为分区总数, C 为分布均匀度。

3.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是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本文引用核密度分析方法测算西部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密度。计算公式如下:

$$f_n(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7)$$

式(7)中: $K(x)$ 表示核函数, h 表示带宽, $x - x_i$ 是估计点到样本 x_i 的距离。

4.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表示两个要素之间的联系密切程度, 主要通过相关系数值大

小判断.计算公式如下：

$$r_{xy} = \frac{\sum_{i=1}^n (x_i - \bar{x})(y_i - \bar{y})}{\sqrt{\sum_{i=1}^n (x_i - \bar{x})^2} \sqrt{\sum_{i=1}^n (y_i - \bar{y})^2}}$$

(8)

式(8) 中: r_{xy} 是相关系数, x 和 y 分别为要测算的两个要素, \bar{x} 和 \bar{y} 分别是两个要素均值。当 $0 < r_{xy} < 1$ 时,表明 x 和 y 呈正相关关系;当 $-1 < r_{xy} < 0$ 时, x 和 y 呈负相关关系;当 $r_{xy} = 0$ 时,表示 x 和 y 不相关,两个要素相关系数绝对值越接近1,说明两个要素关系越密切,越接近于 0,说明两个要素关系越不密切。

(三) 数据来源

选取 2015 年和 2019 年两年截面数据对比研究，其中：A 级景区名录来自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委）官方网站；旅游与经济数据来自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及中国旅游统计年鉴；行政边界和河流矢量地图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统计网 1：400 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各 A 级景区经纬度通过百度地图坐标拾取器工具获取。

二、结果与分析

(一)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类型

运用 ArcGis 10.8 软件，通过空间分析工具箱（ArcToolbox）→平均最邻近指数（欧氏距离法），分别得到 2015 年与 2019 年西部地区及西北和西南地区、高等级与普通等级 A 级景区的最邻近指数，判定景区分布类型，并对比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5 年与 2019 年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最邻近指数值

区域/级别	年份	平均观测 距离/m	预期平均 距离/m	最邻近 比率/%	空间分布 类型
西部地区	2015	15 951	43 596. 3	0. 366	集聚型
	2019	10 334. 6	29 361. 2	0. 352	集聚型
西北地区	2015	16 481. 6	48 996. 1	0. 336	集聚型
	2019	11 870. 9	36 131. 7	0. 329	集聚型
西南地区	2015	14 830. 4	34 522. 2	0. 430	集聚型
	2019	9 208. 4	21 789. 9	0. 423	集聚型
高等级景区 (4A、5A 级)	2015	35 515. 4	86 398	0. 411	集聚型
	2019	23 725. 9	61 746. 6	0. 384	集聚型
普通等级景区 (1A、2A、3A 级)	2015	55 799. 7	171 220	0. 326	集聚型
	2019	15 996	44 976. 4	0. 356	集聚型

表 1 显示, 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最邻近比率均小于 1, P 值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表明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均呈集聚型。2019 年与 2015 年相比, 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平均观测距离下降了 5 617m, 预期平均距离减少了 14 365. 1m, 这说明 2019 年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凝聚程度较 2015 年更高, 2019 年西部地区大多数省域单元 A 级景区数量的增加是其凝聚性较强的原因之一。特别是贵州、四川、广西和陕西的 A 级景区数量增加幅度较大。

2015 年和 2019 年, 西北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最邻近比率分别为 0. 336 和 0. 329, 而西南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最邻近比率分别为 0. 43 和 0. 423。可见, 西北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比西南地区凝聚性较强, 这是由于西南地区 A 级景区数量基数大, 地势复杂多变, 景区“扎堆”现象突出。此外, 2019 年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最邻近比率均小于 2015 年, 体现了西部地区 A 级景区凝聚性处于增强趋势。

西部地区两种等级的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类型均为集聚型。其中, 高等级 A 级景区最邻近指数大于普通等级, 说明高等级 A 级景区集聚程度相对较小。受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影响, A 级景区被迫分成多个集聚团, 且高等级与普通等级 A 级景区数量差距悬殊, 这可能是西部地区普通等级景区空间分布凝聚程度高于高等级景区的“幕后推手”之一。从截面变化看, 与 2015 年相比, 2019 年高等级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凝聚程度增强, 而普通等级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凝聚程度在减弱。各省区越来越重视高等级 A 级景区的打造与建设。

(二)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均衡度

利用公式 (3) 至 (6) 获得西部总体及西北和西南地区、高等级及普通等级的 $Gini$ 值, 如表 2 所示。

表 2 2015 年与 2019 年西部地区及分区 A 级景区基尼系数

地区/级别	年份	N	H	Hm	$Gini$	C
西部地区	2015	12	2. 371	2. 485	0. 954	0. 046
	2019	12	2. 349	2. 485	0. 945	0. 055
西北地区	2015	6	1. 645	1. 792	0. 918	0. 082
	2019	6	1. 702	1. 792	0. 950	0. 050
西南地区	2015	6	1. 713	1. 792	0. 956	0. 044
	2019	6	1. 675	1. 792	0. 935	0. 065
高等级景区 (4A、5A 级)	2015	12	2. 322	2. 485	0. 935	0. 065
	2019	12	2. 270	2. 485	0. 913	0. 086
普通等级景区 (1A、2A、3A 级)	2015	12	2. 368	2. 485	0. 953	0. 047
	2019	12	2. 450	2. 485	0. 986	0. 014

整体上，西部 A 级景区空间基尼系数均大于 0.9，趋于 1，说明西部地区的 A 级景区呈现集中分布特征，地域分布并不均衡。与 2015 年相比，2019 年西部地区 A 级景区分布集中程度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不均衡状态。陈俊安认为，西部城市呈集中分布，西部旅游资源围绕城市呈近城市分布，且旅游资源开发主要以资源导向型^{[4]55}。由于西部地区旅游景区开发限制性因素多，A 级景区开发与建设大多围绕城市周边，交通通达度较好以及旅游需求较大的区域展开，这使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呈现集中分布特征。

西北和西南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均呈集中分布态势。与 2015 年相比，2019 年西北地区 A 级景区集中程度加强，西南地区景区分布不均匀程度有所减轻，但指数仍然偏高。西部地区两种等级 A 级景区空间基尼系数指数均偏高。同时，普通等级 A 级景区空间分布集中度要高于高等级景区，不均衡性更显著。与 2015 年相比，2019 年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集中度出现略为下降趋势，而普通等级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基尼系数达到 0.986，其集中度进一步增强。

(三)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密度

1. 西部地区 A 级景区整体分布密度

通过 ArcGis 10.8 软件空间分析工具箱，获得 2015 年和 2019 年两个截面西部总体及西北和西南地区、高等级和普通等级 A 级景区的核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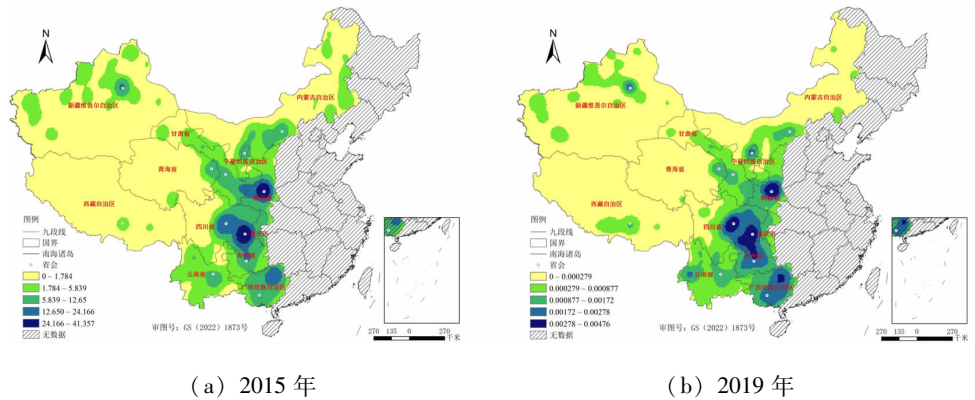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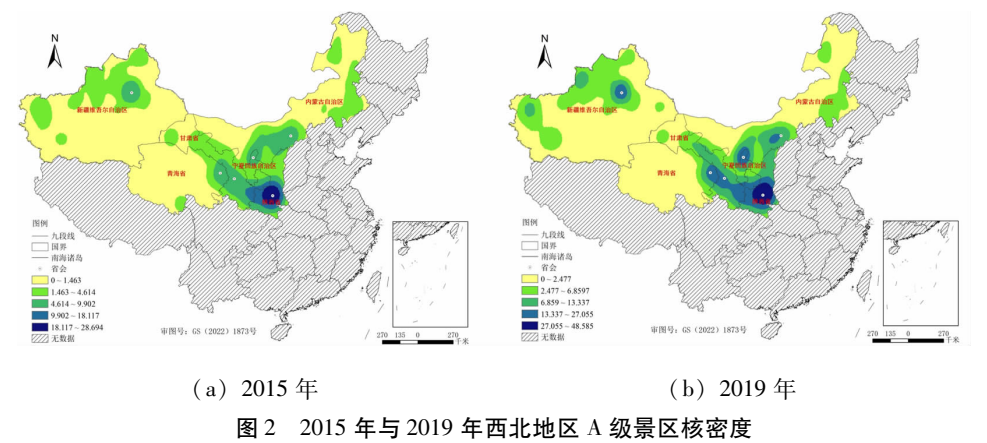
图 1 2015 年与 2019 年西部地区 A 级景区核密度

由图 1 可知，2015 年西部地区 A 级景区形成了陕西—重庆两个明显集聚地。这两个省域单元接壤于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A 级景区开发力度与影响力都高于其他省域单元，形成了较突出的集聚现象。需要注意的是，与 2015 年相比，2019 年新疆、内蒙古、四川、广西、云南也出现了团状集聚地，西部地区 A 级景区整体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密度图表现为“四焦点、一团带”的特征，其中“四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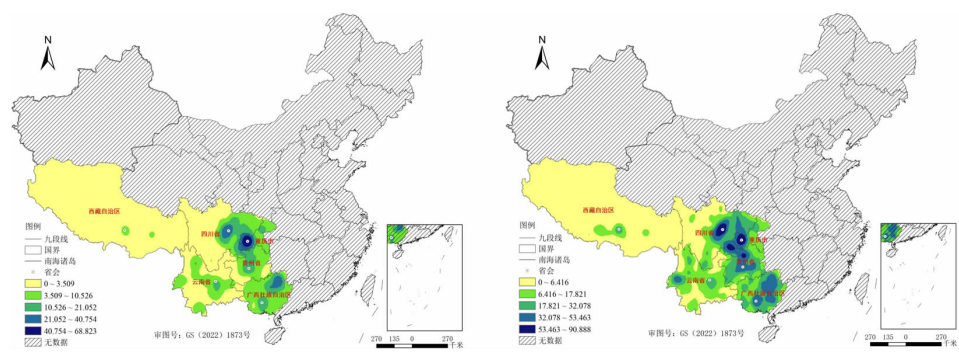
为西安市、成都市、重庆市、贵阳市及其周边地区,“一团带”指西部地区东部沿线景区集聚地带。这也说明 A 级景区分布密度与其所在区位优势呈正相关。此外,西部地区 A 级景区主要分布在地区边界线沿线,如新疆的西北方向沿线及西部地区东部沿线。从图 1 中不难发现,A 级景区分布密度最大的是西部地区东部沿线。与 2015 年相比,2019 年 A 级景区分布在沿线呈现带状集聚团夹点状集聚地的特征。这是由于沿线景区与外界交流更为频繁,能够优先接收优质资源,发展机遇较大。另外,2015 年边境地区 A 级景区密度较小。由于这些地区景区开发程度严重受限,A 级景区空间分布无明显集聚地。随着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边境地区基础设施逐渐得到完善,边境贸易和边境旅游日益兴旺,丰富的旅游资源引起投资者关注,为其 A 级景区开发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2019 年 A 级景区空间分布格局有所改善并出现了集聚地,如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地区。

2. 西北与西南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密度

由图 2 与图 3 可知,西北和西南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密度均呈现不均衡状态,集聚性显著,且西南地区 A 级景区分布较西北地区密度更大,集聚现象更显著。西南地区景区集中在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集聚范围大,程度高,形成四川—重庆—贵州—广西—云南 A 级景区集聚团。西北地区 A 级景区大多集中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宁夏北部、新疆北部,集聚范围较小,程度低。同时,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省区景区分布都出现大片无集聚地的情况,而陕甘宁和云贵川区域的集聚程度较高。这与西北多荒漠和高原高山关系密切,且多为高寒气候,降水量低,河流多为内陆河,旅游资源较西南地区略显匮乏,而西南地区山水切割,降水量充足,大多数城市经济水平较西北地区发达,交通、酒店服务业等基础设施较为成熟,为西南地区 A 级景区的充分开发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从时间变化看,2019 年西北和西南地区 A 级景区集聚程度和集聚范围都要高于 2015 年。边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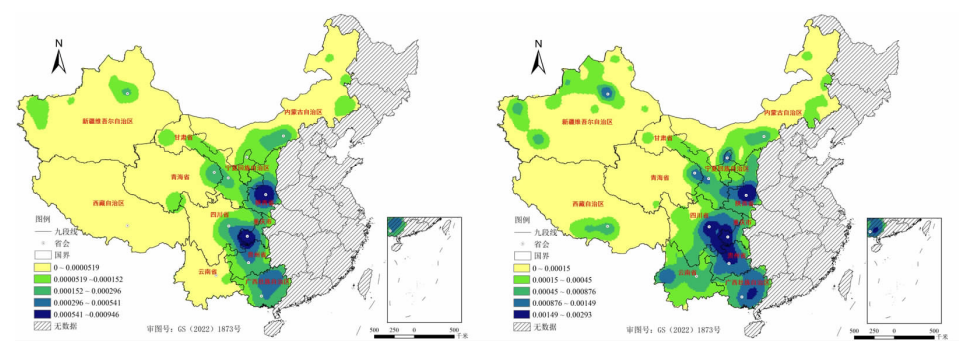


区都逐渐出现集聚地，但西南地区 A 级景区范围扩散速度明显高于西北地区，集聚范围也要大于西北地区。



(a) 2015 年 (b) 2019 年
图 3 2015 年与 2019 年西南地区 A 级景区核密度

对比图 4 与图 5 可以发现，高等级景区和普通等级 A 级景区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东南部，围绕陕西、重庆、广西的核心地区向外扩散，贯穿关中平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形成条带状集聚团。同时，集聚核心大多位于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另外，新疆、青海、内蒙古和西藏有少量的斑块状集聚地。与 2015 年相比，西部地区普通等级景区集聚范围显著扩大，集聚地数量增多，尤其在新疆、青海和云南三地均有显著表现；西部地区高等级景区分布仍以陕西、四川、重庆和广西为重心形成集聚团。西部地区高等级景区比普通等级景区集聚范围略小，集聚优势并不显著，普通等级围绕高等级景区分布，与高等级景区共同享有优质资源，以此提升自身发展。综合来看，近几年高等级景区发展仍以传统地区为重点，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因较高的开发难度和落后的基础设施难以获得开发者的青睐，开发与打造优质 A 级景区较为困难。



(a) 2015 年 (b) 2019 年
图 4 2015 年与 2019 年西部地区普通等级 A 级景区核密度

表3表明,地区GDP、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口和国内旅游收入相关系数均超过了0.7并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属于强相关,这说明西部地区A级景区空间分布受这四个因素的影响较大;与国内旅游人数、国际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人数的相关系数在0.5左右,属于中等程度相关。由此可见,西部地区A级景区空间分布对各地区内社会经济发展和旅游绩效比较敏感。人口经济和旅游规模较好的区域分布着50%以上的3A级景区^[27]。西部地区多数区域位于内陆,地势复杂,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国际旅游发展严重受限,因而其对A级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偏弱。

(三) 交通区位

A级景区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受近邻经济中心和交通影响颇深。因此,利用ArcGIS 10.8软件,将西部地区铁路、国道和高速合并成道路图层,以西部省会城市为中心,利用缓冲区分析工具分别以5 km、50 km为区间制作道路缓冲区和省会缓冲区,随后与2019年西部地区A级景区进行叠加分析,分别得出各缓冲区内景区数量(见图6和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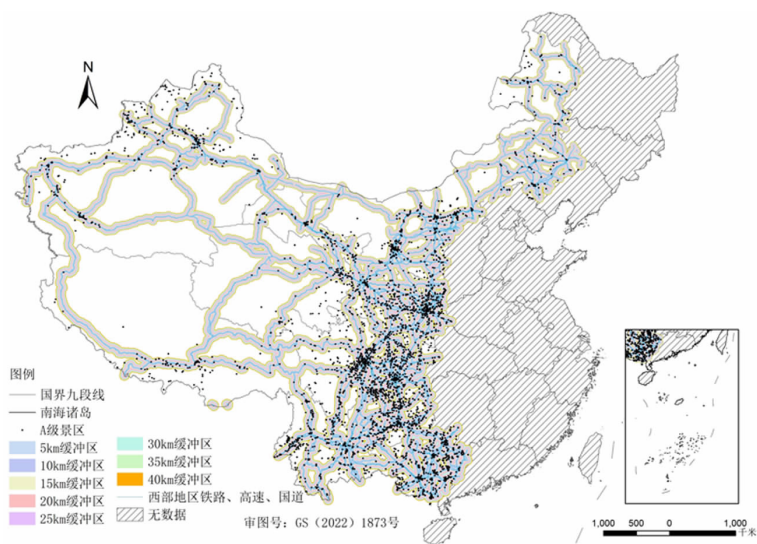


图6 西部地区交通缓冲区A级景区点分布

图7表明,随着缓冲区的增大,A级景区数量占比随之减少,距离道路5 km缓冲区内A级景区数量为西部地区A级景区数量的49.6%,为距离道路10 km缓冲区的五倍。其中,交通干线的密集程度和景区密度呈现正相关关系,且景区大多沿交通路线呈对称分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交通区位对A级景区空间分布的重要作用。

图8显示,以西部地区省会城市为中心,以150 km为半径,A级景区在缓冲区的数量为1 720个,占西部地区A级景区数量的39.1%。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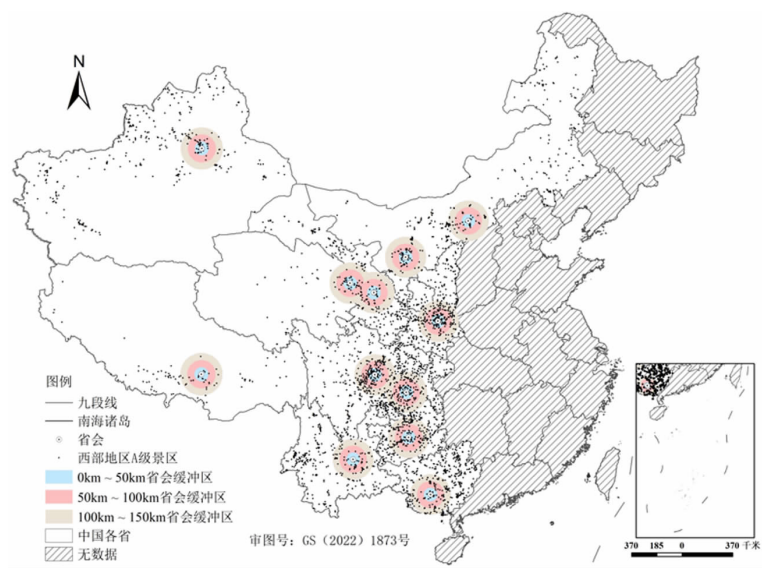


图7 省会城市缓冲区 A 级景区点分布

50 km 缓冲区内的 A 级景区数量有 604 个, 占西部地区 A 级景区数量的 13.7%, 50 km 至 100 km 缓冲区内的 A 级景区数量有 471 个, 占西部地区 A 级景区数量的 10.7%, 100 km 至 150 km 缓冲区内的 A 级景区数量为 645 个, 占西部地区 A 级景区数量的 14.7%。由此可见, 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以省会城市为中心, 在圆环缓冲区内呈现“密一疏一密”的空间特征, 这表明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与省会城市区位具有密切关联性。

（四）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作为 A 级景区的基本支撑, 其复杂多变的特征对于 A 级景区的开发则是一项“攻坚战”。因此, 将西部地区 A 级景区分布图和地形图叠加, 并对西部地区三级以上河流以 10 km 为区间进行缓冲区分析 (见图 9 和图 10)。

图 8 与图 9 表明, 西部地区空间层次感较强, 平均海拔高, A 级景区分布可分为三个海拔梯度。第一梯度的新疆和西藏超过 50% 的面积以高原高山为主, 河流大多为高山融雪水, 围绕高山分布, 旅游资源开发难度较大, A 级旅游景区分布也相应较少, 且聚集在河流沿岸; 第二梯度中, 北方为荒漠和黄土高原, 中部为高原地, 南部丘陵纵横, 河流纵向密集分布, 形成了优质旅游资源, 但开发难度相对较高,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密度适中; 第三梯度平原零星分布, 河流交错关联, A 级景区明显聚集在河流两岸的平原地区, 这也佐证了核密度分析中“四焦点, 一带团”的分布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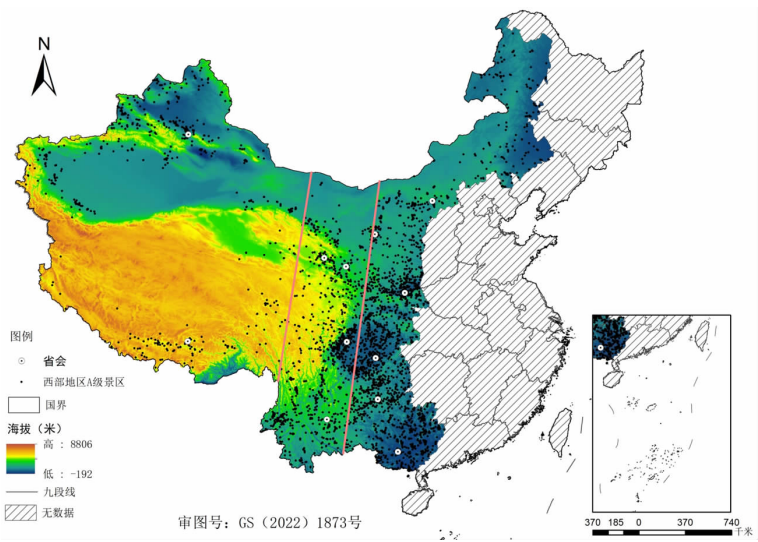


图 8 西部地区 A 级景区与地形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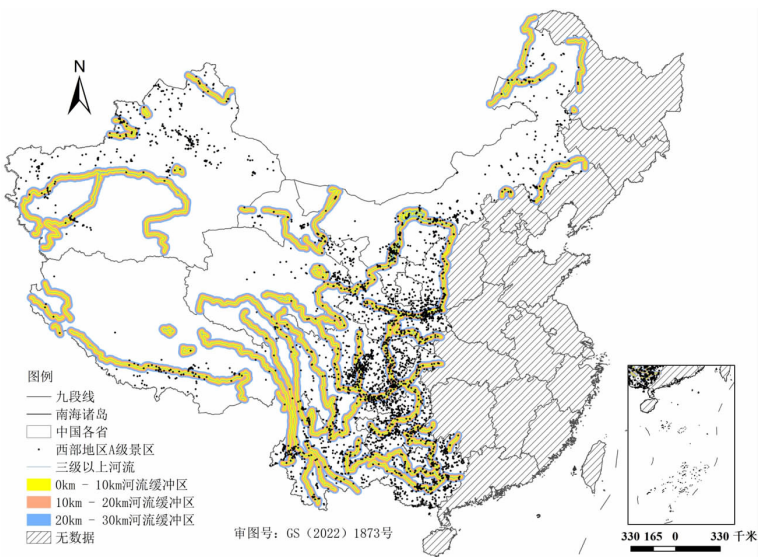


图 9 西部地区三级以上河流缓冲区 A 级景区分布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选取 2015 年和 2019 年两个截面数据，从时空维度和区域比较视角，利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西部地区 A 级景区最邻近指数小于 1，基尼系数趋于 1，表明在两个时间截面景区空间分布均属于凝聚型，且呈现集中分布特征，整体呈现

为“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密度分布表现为“四焦点、一团带”的特征,且景区大多在地区边界线沿线的空间分布密度较大。随着时间变化,西部地区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呈聚拢态势,空间凝聚性更强。

第二,西北地区 A 级景区最邻近指数小于西南地区,表明西北景区空间分布凝聚性较强,西南地区景区呈现“扎堆”特征;西南地区 A 级景区基尼系数较高,集中分布特征显著;同时,两个区域 A 级景区空间分布密度不均匀,具有带状集聚团夹点状集聚地的特征。

第三,西部地区两种等级 A 级景区空间分布类型均为集聚型,表现为集中分布特征,普通等级 A 级景区空间分布集中度和凝聚度均要高于高等级;高等级和普通等级 A 级景区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东南部,贯穿关中平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形成条带状集聚团。

第四,经济发展、交通条件、人口规模及自然要素是打造 A 级景区形成与分布的关键因素。A 级景区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国内旅游发展程度相关性较高。A 级景区大多分布在距离道路 50 km 区间。同时,以省会城市为圆心,50 km 为半径,分布在圆环缓冲区内,呈现“密—疏—密”的分布特征。三个海拔梯度内,A 级景区分布密度不统一,大多聚集于盆地、平原及河流沿岸,这与水文资源与地形条件关联性更强。

(二) 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完善 A 级景区开发建设设施与条件,为合理规划各类 A 级景区布局提供支撑。着力提高交通通达度,充分发挥重点省市的游客集散中心作用,完善与优化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交通网。西部地区本土培养的专业人才并不能满足景区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引进一流开发与管理人才是西部地区打造高等级 A 级景区的重要考量。加强省域单元间沟通与信息共享,制定指引与联合开发机制与措施,避免 A 级景区无序开发和零碎敲打的局面,注重各类 A 级景区的定位与协同发展,提升区域 A 级景区的整体影响力。

第二,加强区域 A 级景区开发与合作,实现互补效应。利用西部地区 A 级景区聚集特征,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突破省界壁垒,加强区域合作;西北西南地区分别以西安市和成都市为核心,发挥省会城市辐射效应,建立西部地区西安—成都旅游景区发展协同关系。主动学习先进地区 A 级景区高质量管理模式,走差异化路线,将培养先进发展意识和发展当地特色人文景区结合起来,推动各区域旅游产业链合理形成,形成优势互补,达到 $1+1>2$ 的效果。

第三,建立区域特色 A 级景区品牌,发挥引擎带动效应。深度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将 A 级景区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要素挖掘出来,培育成区域特色的标志性 A 级景区。同时,着力打造 A 级景区特色形象软品牌,如“西部印象”“中国·西部”等,打破西部地区 A 级景区刻板印象,树立符

合地域特色的新的神秘、神奇、神圣“三神”形象。注重品牌宣传,加强对新媒体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平台的运营,提高西部地区 A 级旅游景区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带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1] 申如如, 闫浩文, 孙钦珂. 甘肃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地理信息世界, 2019, 26 (6): 104-109.
- [2] 李淑娟, 王冉.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分析 [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5, 31 (2): 235-238, 258.
- [3] 李武陵, 袁小玉. 丝绸之路新疆段人文旅游资源景观空间研究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 32 (9): 203-208.
- [4] 陈俊安. 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特征探析 [J].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16 (4).
- [5] 冯德显. 山地旅游资源特征及景区开发研究 [J]. 人文地理, 2006, 21 (6): 67-70.
- [6] 马晓龙, 杨新军. 中国 4A 级旅游区 (点): 空间特征与产业配置研究 [J]. 经济地理, 2003, 23 (5): 713-716, 720.
- [7] 吴必虎, 唐子颖. 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分析: 以中国首批国家 4A 级旅游区 (点) 为例 [J]. 人文地理, 2003, 18 (1): 1-5, 28.
- [8] 朱竑, 陈晓亮. 中国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结构研究 [J]. 地理科学, 2008, 28 (5): 607-615.
- [9] 邓纯纯, 吴晋峰, 吴珊珊, 等. 中国 A 级景区等级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0, 48 (1): 70-79.
- [10] 卞显红. 长江三角洲国家 AAAA 级旅游区空间结构 [J]. 经济地理, 2007, 27 (1): 157-160.
- [11] 王洪桥, 袁家冬, 孟祥君. 东北地区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 2017, 37 (6): 895-903.
- [12] 齐欣, 王昕. 成渝经济区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研究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3, 29 (1): 105-110.
- [13] 袁俊, 余瑞林, 刘承良, 等. 武汉城市圈国家 A 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 [J]. 经济地理, 2010, 30 (2): 324-328.
- [14] 申怀飞, 郑敬刚, 唐风沛, 等. 河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3, 33 (2): 179-183.
- [15] 吴清, 李细归, 吴黎, 等. 湖南省 A 级旅游景区分布格局及空间相关性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7, 37 (2): 193-200.
- [16] 董洁芳, 尚晓霞. 运城市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J]. 科技和产业, 2014, 14 (4): 38-41.
- [17] 王恒, 李悦铮. 大连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分析与优化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0, 29 (1): 84-89.
- [18] 毛小岗, 宋金平, 于伟. 北京市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及其演化 [J]. 经济地理, 2011, 31 (8): 1381-1386.
- [19] 李冬花, 张晓瑶, 陆林, 等. 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J].

- 经济地理, 2020, 40 (5): 70–80.
- [20] 吴丽敏, 黄震方, 周玮, 等. 江苏省 A 级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J]. 经济地理, 2013, 33 (8): 158–164.
- [21] 程海峰, 胡文海. 池州市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 [J]. 地理科学, 2014, 34 (10): 1275–1280.
- [22] 苏建军, 刘洋.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旅游资源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 149–157.
- [23] 冯英杰, 吴小根, 张宏磊, 等. 江苏省水利风景区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J]. 经济地理, 2018, 38 (7): 217–224.
- [24] 王明利, 陈能, 黄昊. 中国 5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结构研究 [J]. 地理空间信息, 2013, 11 (2): 101–103, 11.
- [25] 潘竟虎, 从忆波. 中国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点 (区) 空间可达性测度 [J]. 地理科学, 2012, 32 (11): 1321–1327.
- [26] 朱永凤. 新疆 A 级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D].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2018.
- [27] 李鹏, 虞虎, 王英杰. 中国 3A 级以上旅游景区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J]. 地理科学, 2018, 38 (11): 1883–1891.

Study on Spati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lass Tourist Attractions in Western China

LI Dan¹, SU Jianjun^{1,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4, Shanxi, China;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044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GIS technology,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nearest neighbor index, Gini coefficient an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were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wo sections of Grade A scenic spo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ade A scenic spo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belongs to the agglomeration type,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ense in the east and sparse in the west” as a whole, and specifically showing the structure of “four focuses and one cluster bel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cenic spots in Northwest China is highly cohesive. The distribution of scenic spots in Southwest China presents the feature of “clustering”,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cenic spots in different grade A are different; Population economy, tourism performance, traffic location and topography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ade A scenic spots.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facilities and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Grade A scenic spots;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f regional A-level scenic spots to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effect; Sugges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grade A scenic spot brand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giving play to the engine-driven effect.

Keywords: western region; A-level scenic spot; spatial process; characters; influencing factor